

高校文科



博士文库

朱熹与宋代蜀学

栗品孝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文库由宝钢教育基金专项设立



高校文科博士文库

120111/1.74

朱熹与宋代蜀学

栗品孝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 1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与宋代蜀学 / 栗品孝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10

(高校文科博士文库 / 奚广庆主编)

ISBN 7-04-006925-3

I. 朱… II. 栗… III. 朱熹-关系-蜀学-宋代
IV. B244.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1992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传真: 64014048 电话: 64054588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0 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583

定价 18.20 元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
问题者,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1	前 言
1	第一章 宋代蜀学概述
1	一、“蜀学”释名
6	二、宋代蜀学的发展演变
24	第二章 朱熹批评苏氏蜀学
25	一、朱熹批评苏学的思想渊源
33	二、朱熹批评苏学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51	三、朱熹批评苏学的四篇专文
61	四、小议“杂学”
67	小结
69	第三章 朱熹吸取苏氏蜀学
71	一、关于《论语说》
82	二、关于《书传》
90	三、其他
98	小结
101	第四章 朱熹与范祖禹之学
103	一、关于《唐鉴》
109	二、关于《论语说》
120	三、其他
125	小结
129	第五章 朱熹与四川理学

131	一、朱熹与谯定之学
149	二、朱熹与张栻之学
167	三、朱学与魏了翁之学
184	四、四川学者与《朱子语类》
195	小结
198	结 语
202	后 记
204	参考文献

CONTENT

1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hu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
1	I . The Definition of "Shu Learning"
6	II .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hu Learning in Song Dynasty
24	Chapter Two: Chu Hsi 's Criticism of Shu Learning of Su Family
25	I .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Chu Hsi 's Criticism
33	II . The Course and Main Contents of Chu Hsi 's Criticism
51	III . The Four Essays of Chu Hsi 's Criticism
61	IV . A Brief Discussion of "Mixed Learning"
67	Conclusion
69	Chapter Three: Chu Hsi 's Absorption of Shu Learning of Su Family
71	I . About <i>Explanation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i>

82	II. About <i>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i>
90	III. Others
98	Conclusion
101	Chapter Four: Chu Hsi and the Learning of Fan Tsu-yü
103	I. About <i>Mirror of the Tang</i>
109	II. About <i>Explanation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i>
120	III. Others
125	Conclusion
129	Chapter Five: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 ism of Sichuan
131	I. Chu Hsi and the Learning of Qiao Ding
149	II. Chu Hsi and the Learning of Chang Shih
167	III. Chu Hsi's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of Wei Liao-weng
184	IV. Sichuan Scholars and <i>Analects of Master Chu</i>
195	Conclusion
198	Epilogue
202	Postscript
204	Reference Documents

第一章

宋代蜀学概述

本文以“朱熹与宋代蜀学”立题，关于朱熹，人们比较熟悉；关于“蜀学”及“宋代蜀学”情况，人们可能较为生疏。所以，这里先就“蜀学”一名进行探究，并对“宋代蜀学”的发展演变作一概述，是非常必要的。

一、“蜀学”释名

“蜀学”一词，早在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和《先贤士女总赞·张宽》两处就有明确记载，意谓：文翁来守蜀郡，乐于教化，“选吏人子弟就学”；同时派遣张宽等 18 人赴京师长安学习儒家“七经”，归来后又任教郡学，很快形成“蜀学比于齐、鲁”的局面；受此影响，“巴、汉亦立文学（按指学校）”、“巴、汉亦化之”。这里的蜀、巴、汉分别指汉初设立的蜀郡、

巴郡、汉中郡，大部分在今四川和重庆地区（按：四川古称巴蜀，简称蜀，长期辖有最近分出的重庆市，故本文亦将现在重庆所辖地区作为古代四川的组成部分）。常璩大约是本于《汉书·文翁传》，该传记载与上述略同，并谓：“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结合这种对比，我们认为，这两处“蜀学”，不是汉初“齐学”、“鲁学”那样的经学派别，也不是指蜀郡学堂（当时郡国立学蜀郡最早，之后才由汉武帝下诏推广全国，不存在蜀郡学堂与齐鲁比美的问题），而是指蜀郡的儒学传播及由此带来的尚文好学之风。当然，由于“巴、汉亦立文学”，这里的“蜀学”也可统称当时四川的儒学发展状况。

不过，文翁兴学，首创蜀郡学堂，影响极大。后历代以此为基础都建有成都官学，人们也称为“蜀学”。这种意义的称呼究竟始于何时，尚需考订，但在宋代这样的称呼已很普遍。如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吕陶写道：“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①南宋李石任成都府学教授，自谓“典蜀学”，^②并形成“蜀学之盛，古今鲜俪”^③的局面。史学家李心传有感于“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在史书中专立“蜀学”条目，叙述当时成都府学的情况。^④即使到清朝末期，这样的称呼仍然存在，如刊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蜀学编》有伍肇龄序，提及“宁河高曦亭先

① 吕陶：《净德集》卷14《（成都）府学经史阁落成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李石：《方舟集》卷1《送浩侄成都学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邓椿：《画继》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蜀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生督蜀学”。以上“蜀学”称呼，都是指封建政府在四川成都设立的官办教育机构——学校。本文所论不是这个范围。

“蜀学”开始具有学派的意义是在北宋中期。当时党派相争和学术学派争鸣都相当激烈，二者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先是以王安石为首的熙丰党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斗争，表现出“荆公新学”和“元祐学术”的不同；后来元祐党人又分化为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苏辙为首）和朔党（以刘摯等人为首），相互斗争，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各自的学术持守有别，这在洛蜀之间尤为分明，所以时人王岩叟指出：“二党（指洛蜀两党）道不同，互相非毁。”^①即洛蜀之争主要是洛学和蜀学之争在政治上的表现。作为学派意义的“蜀学”就是在这时产生的。故南宋川籍学者李石指出：“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之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摯，皆曰元祐学，以攻新说。”^②这里作为与王安石“新学”相对抗、与洛学朔学相鼎立的“蜀学”，是指草创于苏洵、形成于苏轼苏辙兄弟的学术流派。它既是当时“学统四起”、^③学派争鸣的产物，也是朋党相争的结果。大致可以说，从概念上讲，是先有“蜀党”后有“蜀学”；从思想上讲，则是先有“蜀学”后有“蜀党”。所以，既可如侯外庐先生所谓：“元

① 王岩叟：《王公系年录》，转引自朱熹：《伊川先生年谱》，载程颐、程颢：《二程集》，第34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以下凡引二程《遗书》、《外书》、《文集》、《粹言》，均出自《二程集》。

② 《方舟集》卷13《苏文忠集御叙跋》。

③ 《宋元学案·序录》。

祐时代出现的洛学和蜀学之争是洛蜀党争的反映。”^①也可以说，元祐时代的洛蜀党争是洛学和蜀学分歧在政治上的表现。

“蜀学”作为苏氏学派的代称，终宋一代，使用频率似乎并不高。一般学者为明确起见，喜称苏氏之学（简称苏学），或因其籍里称为眉山之学。但苏学在后世影响巨大，所以后来许多学者一提蜀学，便明为苏氏之学，如《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就是这样；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史纲》，在“北宋唯心主义道学的形成”一节中，也以“蜀学的唯心主义”为题专论苏氏学派。

但是，仅宋代而言，不但苏轼、苏辙是知名的大学者，他如范祖禹、李焘、张栻、李心传、魏了翁等学者也享誉全国，有很高学术造诣。《宋元学案》的编撰者注意到这种情况，所以这部书里“蜀学”就不只指苏氏之学，也泛指宋代四川的儒学思想状况。在特辟《苏氏蜀学略》专卷的同时，还多次提到蜀学，如宇文之邵为“蜀学之先”，“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张栻）之绪”等。近人夏君虞先生则更明确指出：“宋学中的蜀学，通常只指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三人。……苏轼所领导的学子确实很多，势力真大，曾经与程颐的门下起过蜀洛党争。苏轼的学问也有特得的地方，颇有成一派的资格。不过，既谓之蜀学，当然以四川一省的学问为对象。苏氏一支固然是蜀学，苏氏一支以外的也不可略去不说。凡是四川人创造的，或者是别人创造而为四川人奉行的学问，可谓之蜀学……还有，虽不是四川人，而是奉

^①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册，第294页～第29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行蜀学，或者说是学于蜀的，也不能说不是蜀学。”^① 并举眉山苏氏、华阳范氏、丹棱李氏、绵竹张氏、蒲江魏氏、井研牟氏作为蜀学的“基石”。这种看法既重地域又不为地域所限，对研究宋代蜀学颇资启发。

不过，正如苏氏一家不能专蜀学之美，宋朝的四川也难以专蜀学之美。在明清时期，学者注意整理、总结传统文化，关学、洛学、北学等相继打破朝代限制，而涌现出自己通史性质的学术类编，即《关学编》、《洛学编》、《北学编》等。受此影响，清末方守道等人根据《北学编》体例，从汉代张宽列起，将由汉迄清著名的川籍蜀儒传记纂汇成书，谓之《蜀学编》。这个“蜀学”，就是指古代四川的儒学；严格说来，是指古代四川人的儒学思想。这与前面提到的东晋常璩所称蜀学的内涵是一致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赓恩在《重刻蜀学编序》中，将蜀学学者分为“洙泗之派”、“伊洛之派”、“湖闽之派”和“津会姚泾之派”等，对研究整个蜀学发展状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当然，蜀学不会仅指古代四川的儒学，往往也泛指古代四川的学术文化。如近人傅增湘“表彰蜀学”^② 而特辑《宋代蜀文辑存》，即持这一观点。刘咸忻著《蜀学论》，对古代四川文学、史学、哲学、医学等进行概略描述，并指出：“统观蜀学，大在文史。”^③ 前文提到的苏氏蜀学，往往也泛指苏氏在各个领域的学术成就，不仅包括它的儒学义理，还包括文学、史学、科技等内容。

还要指出的是，近代四川学术再度发达，涌现了像廖平

① 夏君虞：《宋学概要》，第93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 《宋代蜀文辑存·序》，香港龙门书店影印本，1971年。

③ 《推十书·推十文集》卷1《蜀学论》。

这样杰出的经学大师，一些学者如蒙文通先生遂提出重振蜀学的构想。^①而且，学术的发展因时代的剧变而成新的动向，为配合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一些进步的四川学者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这个“蜀学”，虽然仍带有很深的传统经学的烙印，但已注入时代的新意而具有维新学派的意义了。不过，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它仍是指带有四川特色的学术文化。

综上所述，对“蜀学”的理解关键在“学”上，一类是学校，指封建政府在四川成都建立的官府学堂；一类是学术。后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笼括各种学术文化为标准，或指整个古代四川的学术文化，或专指苏氏蜀学；另一种是以儒学为范围，具体有三：一是指西汉以来的蜀中儒学，二是指宋学中的蜀学，即宋代四川的儒学，三是指苏氏儒家义理之学。当然，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我们认为，广义的蜀学应包括四川历史上的各种学术。本文所研究的蜀学，则范围在儒学领域，即宋代蜀学主要是指宋代四川的儒学发展情况。

二、宋代蜀学的发展演变

宋代蜀学是古代四川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古代蜀学的重要一环。纵观古代蜀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两汉三国是蜀学形成和较快发展时期，两晋隋唐是蜀学缓慢发展时期，宋代是蜀学的高峰时期，元明清（截至公元1840年前）是蜀学跌入低谷又逐步恢复发展时期。

^① 蒙文通：《议蜀学》，附载廖幼平：《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

作为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蜀学随宋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也受政治局势多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主要经历了草创、崛起、转型、鼎盛和衰落五个阶段。现概述于下。

（一）宋代蜀学的草创（宋初至仁宗嘉祐元年，公元960年～1056年）

宋初至仁宗嘉祐以前近百年的儒学圈内，是宋学艰难孕育的过程。伴随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开展，宋初以来的儒学发展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尤以庆历前后的学风转变最为关键，至嘉祐初期欧阳修成功地主持贡举，标志着宋学进入正式形成时期。

与宋学准备相一致，宋代蜀学也有一个较长的草创阶段。唐末五代时期，四川没有经历中原式的剧烈动荡，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较富庶，又有大量的衣冠士族入蜀，前后蜀政权也很重视文化教育，所以本身文化基础较好，以致“宋初文人大都吴、蜀遗臣”；^①但另一方面，宋初平蜀多杀，又加重搜刮，导致四川变乱迭起，成为宋初辖境的多事之区，蜀人对此甚为不满，“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②蜀学发展受到很大局限。这一情况延续了较长时间，尤以文化相对发达的成都和眉州地区为突出。

而改变这一不利局面者，以两知益州（今四川成都）的张咏为关键。张咏（946年～1015年）字复之，号乖崖，濮州鄆城（今山东鄆城）人。其治蜀，恩威并用，政绩显著，

① 《推十书·文学述林》卷2《宋元文派略述》。

② 范镇：《东斋记事》卷4，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

“为天下最实”，^①不但相对稳定了四川局势，也引导四川学者科举入仕，从而促使蜀学向外发展。在张咏入蜀前，四川学者就比较好学，如在成都就围绕乐安先生任奉古而形成—个较大规模的学术团体，知名者有张及、杨锡、李旼、任玠、张逵等人，他们结为“文学友”，“咸治经义于乐安先生。悉潜心于‘六教’，然后观史传，遍百家之说，探奥索微，取其贯于道者，既积中而发外，遂下笔著文。”^②这显然符合古文运动的宗旨，即文以载道。他们潜心“六教”，求其“经义”而不是拘于章句训诂；以儒为本，又能百家会通，“取其贯于道者”，这些也都符合儒学复兴运动和宋学发展的内容。而且，这种教学方法还颇类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所创立的“湖学”经义斋的教育，但与胡瑗把学者向“道”的方向引导不同，任奉古是引导学者向“文”的方向发展。

张咏在太宗淳化年间（990年～994年）入蜀，就是从这个学术团体中选拔张及、李旼、张逵三人赴京应考。最后“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劝”，^③从而初步改变了先前学者多读书少应举的状况，这促进了蜀学的进一步发展，南宋蜀人阮昌龄就说：“蜀秀无闻，公（张咏）荐其三，翩然凌云，企慕承化，儒风大振。”^④没有应举的任玠也趁此良机，在文翁石室“大集生徒，讲说‘六经’”，并促成“蜀中儒士成

① 《净德集》卷14《巡抚谢公画像记》。

② 张及：《哀亡友辞》，载黄休复：《茅亭客话》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史》卷293《张咏传》。

④ 阮昌龄：《录名词》，载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4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林”^①的兴盛局面。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陵州（今四川仁寿，与成都近邻）学者龙昌期成长起来，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龙昌期（971年～1059年）字起之，号竹轩，世称武陵先生。他“生于遐僻，学有本原”，“励志坟典，游心圣奥”，“浮英华而沈道德，先周孔而后黄老”，“窥古今治忽之原，穷圣贤百通之旨”，^②即是以儒学为本，贵义理而不尚词章。他又能“旁通百氏，阐发微言”，^③即注意融合包括佛老思想在内的诸子百家。这些也是符合宋学学者普遍的治学手法。同时，龙昌期治学强调自得和创新，且有很高造诣，从其受学，后来成为名相的文彦博就说：他“藏器于身，不交世务，闭关却扫，开卷自得”，^④“别注‘六经’，颇有新义，高出诸儒之疏舛，洞见圣人之旨归。”^⑤著述甚富，凡二十余种，广涉儒、佛、道三家以及阴阳、兵、名、杂诸家。^⑥在当时也享有很高声誉，以致“名动士林，高视两蜀”，“缙绅之流，靡不推服”。^⑦只可惜他长期隐处、仕宦不显，又因“指周公为大奸”，触犯天条，被一代名儒欧阳修等人斥为“异端

① 《茅亭客话》卷10《任先生》。

② 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11《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赐龙昌期敕并文潞公札子》，载刘喜梅编：《金石苑》第6卷，刘氏来凤堂刻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④ 《文潞公文集》卷11《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

⑤ 《宋赐龙昌期敕并文潞公札子》。

⑥ 参见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第435页～第436页，巴蜀书社，1986年；吴天墀：《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载邓广铭、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⑦ 《文潞公文集》卷11《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

害道”，^① 结果受到长期禁锢，以致书版被毁，学术无闻。

可见，这一阶段蜀学不但完成了学者由“不乐仕宦”向科举入仕的转变，形成“儒风大振”的新局面，并涌现出“名动士林”的卓越学者龙昌期，表明自宋朝建立以来百年间蜀地学术的继续发展和明显变化。其中以儒为本而又百家会通，特别是三教调和的学风，为即将崛起的苏氏蜀学所继承和发展。

（二）宋代蜀学的崛起（仁宗嘉祐二年至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057年~1102年）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贡举考试，对宋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载、曾巩、程颢、苏轼、苏辙这些后来的大学者，都是此榜的进士高第，标志着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巨大胜利。之后，宋学新派纷呈，主要有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和苏氏蜀学等，它们竞相发展，互争高下，表明宋学的正式形成和初步繁荣。其中王安石“新学”取得了官学地位。

以苏氏蜀学的异军突起为标志，宋代蜀学也开始崛起。还在嘉祐元年（1056年），四川眉山学者苏洵和二子苏轼、苏辙来到京师，拜谒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对三苏文章大为称叹，特别对苏洵说：“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即尹洙，长于古文）、石守道（即‘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长于儒理），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② 恰逢苏轼兄弟金榜题名，于是“一日父子隐然

① 王得臣：《麈史》卷下《谗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苏辙：《栳城后集》卷12《颍滨遗老传上》，四部丛刊本。